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协同机制与路径研究

徐艳华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产教融合为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提供了真实情境与多元主体协同的天然场域，但当前仍面临主体协同不畅、资源整合不足等现实困境。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构建以价值共识、组织联动、资源融通、评价共治为核心的协同机制，并提出深化双元育人、重构课程体系、共建文化生态等实践路径。研究认为，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将工匠精神从“知识传授”转向“情境化养成”，可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职业精神塑造的有机统一。研究聚焦培育路径等议题。

关键词：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协同机制；培育路径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ship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Xu Yanhua

Shaanxi Railway Institute, Weinan, Shaanxi, 714000, China

Abstrac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vides a real context and a natural field for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it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poor collaboration among subjects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v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entered on value consensus, organizational linkag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hared governance of evaluation, and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deepening dual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co-building a cultural ecology.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rough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can shift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contextual development', achieving an organic unity of technical skil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shaping.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opics such as cultivation paths.

Key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raftsmanship spiri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ultivation path

DOI: 10.62639/ssphetd05.20260201

引言

围绕“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内涵所指，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话语中被反复强调为关键品格，这一品格又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支点相连。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培养场域，高职院校相关育成举措的实效性直接牵动人才供给的质量与结构。

以产教融合为办学主线的制度安排，被用来打破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边界，把培养场景从课堂延展至车间与项目现场，使上述品格的形成获得“真实项目、真实场景、真实标准”的承载。然在育人目标、过程管理与评价标准的协同层面，实践中仍可见“两张皮”，培育活动常停在理论宣讲或单向度技能训练之表层，难以内化为学生的职业认同及可持续的行为习惯。借助产教融合的深层逻辑去搭建稳定而长效的协同机制，从而化解过程中的碎片化与表层化，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研究必须回应的命题。

一、产教融合与工匠精神培育的内在关联

（一）产教融合为工匠精神提供了“情境化养成”的场域

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履的转变，通常并不因课堂讲授而自动完成；离开真实劳动场景，这种内化缺乏支撑与张力[1]。以产教融合为媒介，校区与厂域的边界被松动，培养空间从教室与仿真工位转进生产线和实际项目，学习任务被置入订单、交付与质控链条。置身企业现场的学生直面工艺规程、质量红线与交期约束，课堂上反复出现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遂化为影响成品合格率、乃至关联企业声誉的操作准绳[2]。随多轮试作、返工与复检而来的，不只技术动作，更是对标准的敬畏与对结果负责的职业取向。

（二）工匠精神是产教融合从“形式合作”走向“价值共生”的关键纽带

校企合作常停留在浅表层面：学校期待企业参与育人诸环节，而企业在看不见直接收益时，多采取援助式或捐助式参与，项目一过即止[3]。症结并不只在利益分配，更与共同价值支点的

（稿件编号：HETD-26-1-9001）

作者简介：徐艳华（1991-），女，河南鹿邑，研究生，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

缺失相关。以匠作品质为核心的培育目标可以对齐双方动机。对企业而言，长期生产中沉淀的质量文化、技术标准与职业伦理与此品格相合；当意识到介入培养可将自身价值取向嵌入未来员工的职业认同，合作便不再仅是社会责任或人力储备，而成为文化传承与品牌建构的路径[4]。对学校而言，借企业真实标准塑造学生的职业品格与工作方式，使培养更贴近工序逻辑、产品周期与现场约束。以此为纽带，合作逻辑由资源互换转向共同塑造“何种从业者”，评价与投入方式随之重组。

两端并非彼此外在。产教融合提供可反复进入的实践载体与任务链条，而以匠心与品质为指向的育人取向反过来支撑合作的深度与持续性，使之超出一次性项目层级，进入育人与生产相互嵌套的状态。对高职院校而言，此种相互支撑构成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底层结构。

二、当前高职院校工匠品格培育的现实审视

（一）校企协同不足：育人主体尚未形成合力

在看似不断扩展的合作框架之中，教学与生产的对接多沿着“课堂—实习”的既有路径推进，真正围绕育人要义形成的协同却不够深入。课堂讲授承担理论与价值意涵的呈现，企业场域承担流程执行与产出要求的落实，两条线并行而彼此掣肘：学生在学校被引导理解何谓“精益求精”，走入车间却被频繁指向“快出活”，认知与行为之间的裂隙在重复性操作中被放大。目标指向的差异亦未被制度化地调和——学校更强调对概念、内涵与价值取向的把握，企业更强调标准化作业、节拍控制与合格率的保证，一个能够同时约束“认知—行为”两端的协同目标体系并未真正落地[5]。实施层面的分工看似清晰，实际却缺乏连通机制：企业导师积累的经验多聚焦工序与工艺，如何把匠作品质的培养融入带徒细节缺少方法支持；而学校教师熟悉学习规律与评价方式，却难以在真实生产周期内对学生态度与质量意识进行持续跟踪与矫正[6]。在这种割裂状态下，即便合作项目数量可观，也难以让育人主体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合力。

（二）资源转化不深：产业要素未能有效融入教学

大量进入学校的产业要素，真正被转译为课程结构与教学资源的部分并不多，尤其是技术标准、工艺规范与质量控制的隐性知识，在教学文本、课堂任务与评价细则中的呈现往往是零散的、临时性的[7]。不少合作仍停在顶岗实习与短期实践的层面，企业的真实项目链条、质量管控闭环、技术攻关过程与失败复盘，未被系统整理为可教学、可评价、可迁移的素材与案例库。企业技术人员承担带徒职责时，倾向于在操作技能、工艺细节与安全要求上投入精力，而对职业态度、质量意识与敬业取向的引导缺少明确的设计与评价路径；学校端虽尝试通过课程思路将价值教育嵌入，但在缺乏企业一线数据与过程资料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形成高仿真的情境、可度量的标准与可循环的任务组。结果是，企业内部蕴含的丰富教育资源并未被有效加工为培育工匠品格的载体，资源输入与育成产出之间的转化效率偏低，这一短板在课程体系更新与实践教学迭代中尤为显见[7]。

（三）文化融合不畅：企业精神与校园文化存在隔阂

日常学习生活的文化氛围与进入岗位后的组织文化，在价值秩序与行为规范上并不一致，摩擦因此发生且常被学生以“难适应”加以概括。校园空间强调知识探究、个性伸展与包容开放，强调反思性的学习节奏与相对宽松的试错环境；企业空间强调效率边界、纪律约束与质量第一，强调流程服从与节点交付[8]。当两种气质并置而缺乏过渡带，学生从课堂走向产线时，关于时间观、质量观与协作方式的再校准不易完成。与此同时，校企双方的文化建构并未彼此勾连：学校侧重于校园文化活动、专业社团与课程文化的营造，企业更强调品牌故事、制度文化与绩效导向的塑形，将文化共建纳入合作议程的意识与机制均显不足[8]。即使在校期间接受过关于质量、敬业与责任的相关教育，学生在日常场景中能够持续接触到产业文化的机会并不多，缺失了以日常秩序、岗位仪式与团队规范持续浸润的路径，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内化与行为自觉。

三、产教融合驱动下工匠精神培育的协同机制与路径

（一）协同机制的构建：价值共识、组织联动、资源融通、评价共治

围绕资源难以沉淀为教学内涵的掣肘，先行推进资源融通更容易触及要害：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规范与质量要求拆解为可教学、可演练的知识与任务单元，并把企业导师长期积累的隐性经验转译为课堂与实训中的显性素材，以免育人与生产相互游离[9]。价值层面若无共识，组织性的安排往往难以落地，因而在育人目标表达中预设产业标准、职业信仰与品格取向，使“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基点成为校企双方可共同承担的承诺，而非外部附加条款[10]。评价环节单边化导致反馈失真，则需让企业围绕职业态度、质量意识与敬业维度给出真实评价，学校不再以学科化指标覆盖一切，通过共治取向的评价体系把过程性表现与结果性产出并置，形成可回路的改进机制[11]。组织联动最终要落回到“双主体”的协同治理结构上，职责边界与协作方式需要被前置说明，使企业角色从临时参与者转成共同责任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个面向都进入联合议程。四项机制不是并列堆叠，而在实际运行中彼此牵引：价值共识提供方向，组织联动保证执行，资源融通供给内容，评价共治负责校准，其相互支撑关系与关键要点见表 1 所示。

表 1 产教融合视域下工匠精神培育的协同机制框架

协同机制	针对困境	核心内容	预期作用
价值共识机制	文化融合不畅	在育人目标中融入产业标准与职业信仰	弥合校企文化差异，形成共同育人目标
组织联动机制	校企协同不足	建立校企“双主体”协同治理结构	明确职责边界，使企业成为共同责任人
资源融通机制	资源转化不深	将企业技术标准、工艺规范转化为教学资源	打通学校与产业间的资源壁垒
评价共治机制	校企协同不足	引入企业对学生职业态度的真实评价	打破学校单方评价局限，实现有效反馈

（二）实践路径的推进：深化双元育人、重构课程体系、共建文化生态

当上述协同被带入具体教学组织时，首先浮现的是学生在真实生产情境中的学习轨迹是否能与质量控制、规范操作和精益改进等维度同频，企业不只提供岗位，更在过程指导与情境化提示中把对产品质量的敏感度与对规范的自觉转为学生的内在操守[12]。课程侧的调整不宜停留在附加讲授，而是在专业课程中持续发掘与技术流程、质量门槛、工序细化相关的教育元素，同时增设或嵌入职业素养类学习单元，把典型案例、质量故事与技术攻关的来龙去脉以可讨论、可复盘的方式引入课堂，使认知与实践相互牵引[13]。文化生态的共建则把时间跨度拉长：企业技术能手、劳动模范进校园作经验分享，校园环境中嵌入企业文化的符号与叙事，学校与企业联办技能竞赛、质量文化节之类的活动，让学生在校内日常中就与产业价值的感知反复相遇，形成日常化、非一次性的浸润路径[14]。这些做法并不必然线性展开，往往在项目制教学、实训线体或联合课题中叠加出现，关键在于让“学—做—评—改”的链条保持开放而可追踪。

（三）制度保障的完善：政策支持、利益平衡与质量监测

机制能否稳定运行取决于外部导向与内部规则的成形度。就协同育人的规则框架而言，需要把企业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责任与权益写实化、条款化，并与学校既有流程对齐，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支撑。围绕利益平衡，应当设计覆盖人力供给、品牌增益与技术扩散等维度的分享安排，让企业在投入导师资源、开放场域与参与评价后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避免合作动力在短期内衰减[15]。质量监测则把成效纳入既有评价序列：将相关指标进入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建立基于产教融合情境的数据采集、过程核查与结果反馈通道，通过常态化的跟踪比较与节点评审推动协同机制持续校正，而非一次性验收。上述三方面并不以先后为序，通常在合作扩展与调整中循环发生，且依托于校内外治理单元的协作能力与信息通达程度。

四、结论

在面向产教融合语境的高职院校实践考察中，最突出的并非概念层面的分歧，而是运行性的掣肘：校企协同动力不足、教育与生产资源转换浅层化、校园与企业文化接面不畅，这些表征共同指向协同机制尚未成形或难以稳定运作的症结。另一方面，工匠品格的培育需要连续而真实的作业情境支撑，产教融合恰能提供现场、流程与标准的承载；而当此类取向成为校企双方的价值内核时，融合会被推向纵深，呈现相互加力的关系。围绕上述症结与张力，提出以价值共识、组织联动、资源融通与评价共治为支点的“四位一体”框架，意在将价值、结构与流程勾连，使协同不再停留在表层配合。该框架既回应阻滞点，也为制度化运行预留接口，着力在耦合度不足处补上连接件。在操作层面，推进双元育人的深入实施，配合课程体系重构与校企共建的文化生态，形成学习—工作—再学习的循环，并使实践与评价标准对齐。亦需来自宏观导向与规则供给的支持，辅以利益平衡与质量监测等制度安排，保障机制稳定运转。后续关注可转向不同专业群与不同合作样式的差异化策略，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精细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姜大源．职业教育要义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56-158.
[2] 李梦卿，邢晓．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意蕴与路径选择 [J]．中国高教研究，2019(4)：96-101.
[3] 王亚南，石伟平．从“形式参与”到“价值共生”：产教融合视域下企业主体作用的实现 [J]．教育与职业，2021(12)：12-18.
[4] 和震，李玉静．产教融合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J]．教育研究，2020(8)：78-85.
[5] 陈春梅．协同视域下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机制研究 [J]．职教论坛，2022(3)：54-59.
[6] 刘兰明．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困境与突破 [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6)：32-36.
[7] 庄西真．产教融合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J]．教育发展研究，2020(11)：45-50.
[8] 李进．校企文化融合：工匠精神培育的深层路径 [J]．职业教育研究，2021(8)：22-26.
[9] 徐国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研究 [J]．教育研究，2019(5)：62-68.
[10] 李玉静，张祺午．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J]．中国高教研究，2020(6)：87-92.
[11] 曹晔．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 [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3)：18-23.
[12] 石伟平，郝天聪．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演进逻辑 [J]．教育发展研究，2019(11)：31-36.
[13] 匡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J]．中国高教研究，2021(3)：74-79.
[14] 马树超，郭文富．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 [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92-96.
[15] 王继平．深化产教融合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2)：5-9.